

消逝的来水大洲

刷手机时,偶然看到一张摄于120多年前的老照片。1898年,一位美国探险家在我们永兴县塘门口的大洲按下快门,定格了那个时代的记忆。画面中,远山如黛,轻雾缭绕,岸边的树木青翠欲滴,整条河流宛如一块流动的翡翠。最让我震撼的是西岸河面——百帆竞发,旌旗蔽日,运输船只往来如梭,而在帆影之间,更有成千上万的飞鸟翱翔天际,白鹭、苍鹭、燕鸥等数十种鸟类在此栖息,时而掠过水面,时而盘旋上升,形成一幅生机盎然的自然画卷。那时的来水,清澈见底,鱼翔浅底,正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动例证。

最让我怀念的,是童年时代的大洲。这座位于来水河中的岛屿长约两公里,宽约百余米,一半位于永兴境,一半处在耒阳境。按理说应当两县各半,但不知为何,产权全部归永兴所有——这个看似微妙的权属问题,似乎早已为大洲后来的命运埋下伏笔。对我们这些70、80年代长大的孩子来说,大洲就是现实中的“人间天堂”,更是鸟类的天然乐园。那时我们虽不懂生态文明的深意,却每天都在享受着自然馈赠的宝贵财富。

东岸千竿金竹终年翠绿,风过处新笋破土的脆响惊起白鹭,雪白的羽翼掠过水面,将晨光剪成碎金。西岸桃林绵延,春日里如燃烧的粉云,落英逐水漂流,柳叶鱼衔着花瓣嬉戏,漾开圈圈胭脂色的涟漪。每当晨光熹微或夕阳西下,成千上万的鸟儿从竹林和桃林中腾空而起,它们振翅的声音如同天籁之音,飞羽蔽空,鸣声震天,成为大洲最动人的风景线。如今回想,这片生态绿洲带给我们的美好童年,是多少金钱都难以衡量的无价之宝。

那几棵百年老桑树不仅是我们的乐园,也是鸟类的天堂。虬枝盘结如卧龙,五月熟透的桑葚如紫玉垂珠,不仅吸引着我们这些孩子,也引得各种鸟儿前来觅食。斑鸠、喜鹊、画眉在枝头跳跃争食,偶尔还有翠鸟如闪电般掠过,衔走成熟的桑葚。鸟鸣声、欢笑声、流水声交织在一起,谱写出生机勃勃



永兴县塘门口大洲。资料图片

的自然交响曲。

夏天的萝卜峡堪称天然乐园。清流漫过脚踝,彩石纹路间蟹行沙迹如天书篆刻,田螺在青苔卵石上拖曳银丝。各种水鸟在此栖息繁衍,鸬鹚一个猛子扎进水中,衔着银光闪闪的小鱼浮出水面;白鹭优雅地涉水觅食,每一步都如同精心设计的舞蹈;沙洲上,燕鸥群起群落,宛如飞雪漫天。那只能被我们称作“铁壳将军”的青蟹,曾用蟹钳夹住二毛的草鞋,让他在浅滩上跳了半里路的“舞”,惊起一群正在休憩的野鸭,扑棱棱地飞向远方。如今想来,守护好这样清澈的水域,就是守护我们最珍贵的自然遗产。

清晨,牛铃声在雾中回荡,老黄牛踱向竹荫,蹄印里盛着未晞的露珠;成千上万的鸟儿从睡梦中苏醒,开始了新一天的歌唱与飞翔。小牛犊追逐凤尾蝶,把草甸踏成绿浪翻滚的绸缎,惊起一群正在觅食的麻雀,如旋风般腾空而起。记得有次暴雨突至,我们躲在桃叶织就的穹顶下,看雨帘中牛群静立如泼墨群峰,而鸟群则在风雨中穿梭,展现出生命的顽强与美丽。这些珍贵的记忆,如今都成了珍爱自然环境的最好动力。

夕阳西下时,河面被余晖染成金黄,成千上万的归鸟划过天际,它们的翅膀染上金辉,宛如漫天飞舞的金色音符。我们的笑声惊起芦苇丛中的野鸭,溅起的水花如碎钻般闪烁。归航的帆船静静停泊,与归巢的飞鸟共同构成一幅动人的黄昏画卷。那时的我们,每天都在享受着自然馈赠的无尽恩赐,这片土地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源泉。那时我们天真地以为,这样的美好会永远延续下去,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这片绿色家园会遭受灭顶之灾。

2010年后,城镇化进程加速,建筑行业对河沙需求激增。在利益驱动下,一些人将目光投向了大洲。挖沙船的钢铁巨齿撕开了大洲的命脉,桃树根须则在矿渣中枯竭,金竹断口渗出琥珀色的汁液,萝卜峡漂满塑料瓶。曾经千帆竞渡、万鸟齐飞的河面,再也看不到片帆只影,听不到鸟语莺歌。这些机器不仅挖掘沙石,更是在我们心头剜出深深的伤口。这时我们才痛彻心扉地明白:当我

们为短期利益牺牲自然环境时,我们正在失去最宝贵的财富。

如今偶尔还能听到孩子们在防洪堤上踢易拉罐的声响,但往日的欢笑早已远去,挖掘机的阴影覆盖了整个盛夏。那张1898年的老照片在掌心发烫——相片里的生机勃勃,记忆中的绿水欢歌、万鸟齐飞,都化作堤坝下呜咽的浊流。被绞碎的不只是田螺,更是游子归乡的脉络,是童年清澈的眼眸,是那片曾经生机盎然的鸟类天堂。每思及此,就更觉保护水域生态的千钧重量。

暮色中机械仍在轰鸣。夜半惊醒时,恍惚见月光淌过桑枝垂落的紫云,牛铃声摇碎满河星斗,仿佛又听到万鸟归林的喧闹。推窗却见探照灯如利刃,将故园残影切割成纷扬的碎屑,夜空寂静无声,再也看不到那些熟悉的身影。这时才懂得,保护生态环境不是口号,而是我们必须用行动守护的生命线。

大洲已彻底消逝,河面上只有零散的几簇柳树静卧水中,成为最锋利的镜鉴:“每售出一船沙砾,就典当掉三寸祖先血脉;每摧毁一片绿洲,便在族谱上剜去一页灵魂的锚地;每消失一种飞鸟,便从天空抹去一抹生命的色彩。”这惨痛的教训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:唯有牢记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的理念,坚决守护好江河湖泊,才能让子孙后代还能享有与我们一样美好的童年记忆。

当风吹过来水,被冲走的光芒在浪花中刻下深深的伤痕。这伤痕哽在每个遗忘者的喉间,在每场暴雨后隐隐作痛——“大自然的报复从不是天崩地裂,而是让水泥荒原上,再也长不出半株会开花的记忆,再也看不到一只会歌唱的飞鸟。”如今,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深远意义,也更加懂得守护江河湖泊这份责任的千钧重量。让我们从大洲的消逝中汲取教训,携手守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,将这最宝贵的绿色财富完整地交给子孙后代。

文/李骥

栾树：窥破季节的密语



栾树。组图/李健

南方的秋总是来得迟疑,在漫天的深绿里,唯有栾树最先窥破了季节的密语。闲步小区时,蓦然撞见几树栾花已谢,枝头挂满粉红绛黄的蒴果,宛若千万盏小灯笼在风中轻摇,这才惊觉——秋真的深了。

栾树是常被忽略的树。它立于旧街巷口,守在校园道旁,甚至就在我的窗前经年生长,却总被视作寻常背景。小时候在乡下,祖母唤它“摇钱树”,我仰头看那些铜钱似的果实哗啦啦响,觉得整棵树都在歌唱。后来读书、工作,辗转多处,总有栾树在窗后屋后静默相伴,而我竟从未细察它如何开花结果,如何偷换年华。它就像那些默默守护的亲人,始终在场,却最易被遗忘在视野的盲区。

其实栾树最懂时节。盛夏时它率先捧出金黄圆锥花序,细碎如星子,于绿云间燃起一簇簇火焰。花开时颇有章法:非一蹴而就,而是自下而上渐次绽放,故常见树顶尚在吐蕊,中部已盛放,基部却悄然结出嫩果。待秋意初萌,众木尚懵懂,它已悄然褪去花衣,将青果染作胭脂色。果实中空,三棱果皮薄如蝉翼,拢成小灯笼模样,先是青中沁粉,继而转为嫣红,终在秋阳下凝为赭褐,如被时光浸透的笺纸。

生物书说它属无患子科,高大耐旱,是城市绿化的良选。但栾树自身未必在意这些标签,它只笃定地活着:春发羽状复叶,夏绽满树金雨,秋悬万千明灯,冬垂铁色枝干静听风涌。四时步履清晰,从不失信于天地。

文人墨客少写栾树。它不如桂之香、枫之艳、银杏之倾城,却自有其民间智慧。老人称其“国庆花”,因总在九、十月间捧出最美秋色;农人叫它“摇钱树”,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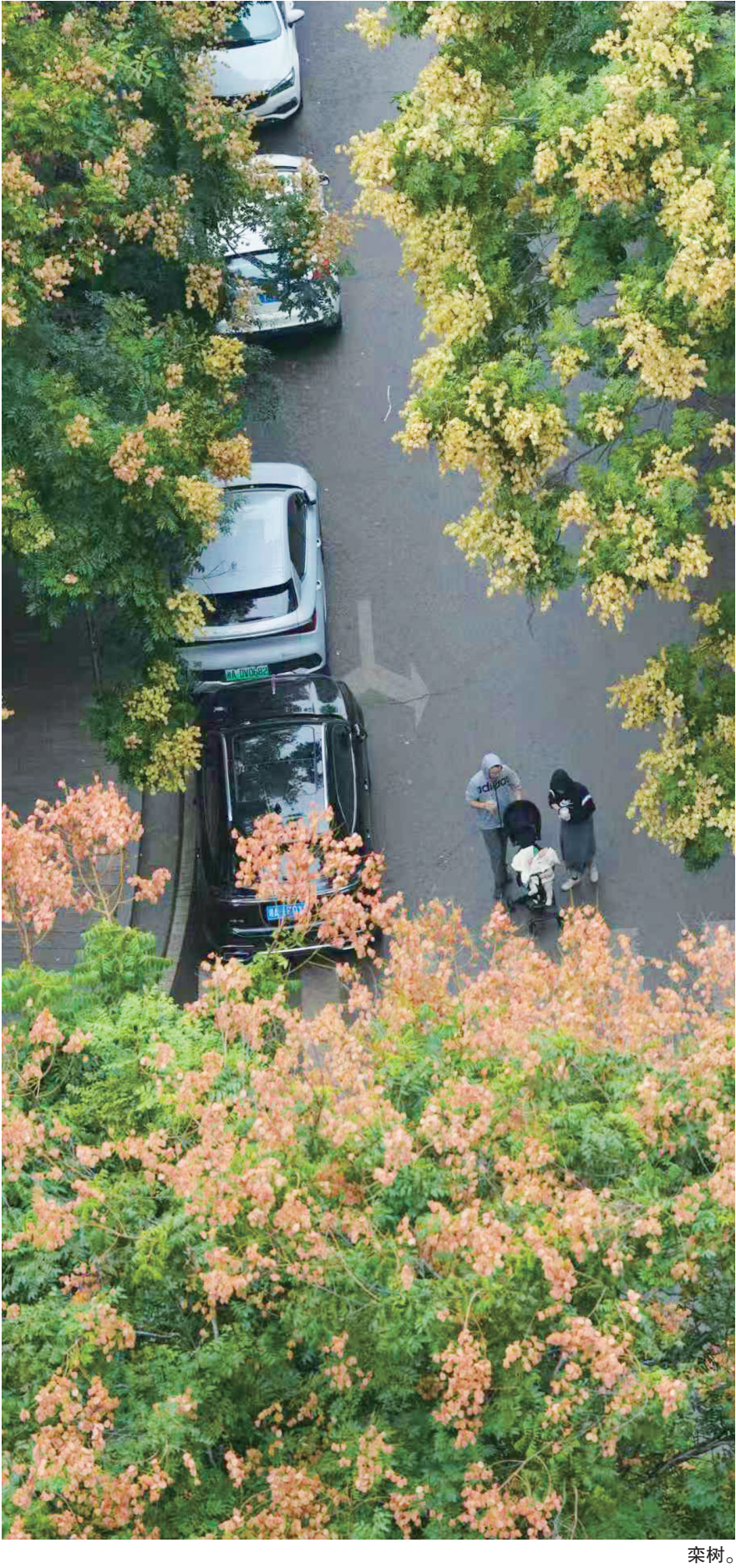
过时蒴果哗啦啦作响,似铜钱相撞之声。在江南某些村落,旧时人们会捡拾蒴果串成帘帘,风过时清脆作响,说是能驱邪避凶。此树从未远离人间烟火,它立于巷陌庭院,见证最质朴的喜悦与期盼。有趣的是,栾树的花语是“惊喜、绚烂的人生”,这倒与它平淡中突然绽放光彩的性子相符——大多数时候它是背景,唯独在秋天,它成了主角。

今秋深时,我常驻足栾树下,看阳光穿透那些小灯笼,投下斑驳光影;风起时果真闻碎玉之声,恍惚间如钱币摇落。那日见几个孩童跑过,其中一个突然停下,指着树冠惊呼:“看!树上挂着好多小灯笼!”其他孩子纷纷仰头,发出阵阵赞叹。他们绕树追逐,捡拾落地的果实揣进口袋,仿佛收获了真正的宝藏。这一幕让我恍惚看见童年的自己,也曾为此欢呼,将它的果实当作自然的馈赠。

据说栾树果可制佛珠,因中空藏籽,暗合“空即有”的禅理。这倒颇合其性:外表热闹如灯笼高挂,内里却葆有一份清空。不争春,不傲夏,于众芳寂寥时悄然登场,以最朴素的方式道破秋的讯息。据《周礼》载,栾树古称“大夫树”,帝王种之于士大夫墓前,象征身份尊贵。如今它早已走下神坛,成为百姓窗前寻常风景。

每见栾树挂果,便知人间秋至。它提醒着:莫再忽略眼前恒常的美丽,莫再错过四季有序的馈赠。那些被我们走过千万遍却不曾驻足的路边,或许正藏着宇宙最深刻的密语——只需抬头,便能看见一树硕果,正在秋风里轻轻摇响整个秋天。

文/王承舜



栾树。

美食记忆

仲秋的萝卜

仲秋之季,不由念叨起“萝卜鲜嫩白如雪”的古诗,这七个字像一把钥匙,轻轻转动就打开了记忆的闸门。

在我儿时的印象里,一年到头,外婆的菜园总少不了萝卜的身影。每到霜降前后,泥土里拱出的萝卜缨子还沾着晨露时,细探它的根部却已悄悄膨大。彼时,外婆总会择一个晴日,去垄沟边拔萝卜,她手指顺着青白相间的茎秆往下探,突然一拽,带着泥腥的萝卜便滚进竹篮,断面渗出清甜的汁液,在阳光下像泪珠般晶莹。那些年我们管这叫拔萝卜的仪式,而外婆总说雪埋过的萝卜才最懂人心——表皮沾着薄霜,内里却透着蜜色,咬一口能听见冬天在齿间碎裂的声音。菜畦边缘躺卧着几根被遗忘的萝卜,它们后来会裂开细纹,像老人笑起来的眼尾纹,但切开来依然是水汪汪的,拌上酱油就能哄得我多吃半碗饭。这种白不是漂白的惨白,是月光浸透的乳白,是雪地里钻出来的活色生香,带着泥土的体温和阳光的指纹。

晨雾未散的菜园里,外婆的蓝布围裙扫过萝卜缨子,露珠便簌簌落进泥土。她教我用拇指抵住萝卜颈部轻轻旋转,说这样拔出来的萝卜才不伤根。有次我性急猛拽,萝卜断在土里,外婆却不恼,从灶台摸出半块麦芽糖塞给我:地底的萝卜和人一样,得顺着性子来。那些沾着新鲜泥土的萝卜堆在竹筛上,像一群刚出浴的胖娃娃,表皮还留着被地气滋养出的细绒毛。外婆挑出最圆润的几个,削去缨子时刀尖贴着皮面游走,削下的青皮蜷曲成螺旋状,露出雪白的肉质。她总把第一刀切的萝卜片递给我,薄得能透光,边缘带着锯齿状的纹路,像初冬的霜花。

菜园角落有几垄萝卜长得格外粗壮,那是外婆特意留下的种萝卜。霜降后它们会突然蹿高,顶着淡紫色的小花在风里摇晃。有年大雪压垮了棚架,外婆连夜打着手电去抢救,回来时裤脚结着冰碴,怀里却护着几个没冻坏的萝卜。她蹲在灶膛前烤火,把萝卜搁在瓦片上慢慢烘,蒸汽混着萝卜甜香在屋里弥漫。我们围坐着听萝卜皮爆开的细响,像在听冬天讲悄悄话。外婆说萝卜最经得起雪埋,雪越厚,心越甜——这话后来我才懂,就像她总把最嫩的萝卜心留给我,自己啃着带点辣味的皮。

菜市场角落的老农还守着这种古法种萝卜。他的摊位上永远摆着两种萝卜:一种是洗得雪白的,表皮光滑得能照见人影;另一种带着泥巴,根须里还夹着碎草叶。我总选后者,指甲刮开薄薄的表皮,能闻到阳光晒透泥土的味道。老农看我挑拣,会从麻袋底摸出个歪脖萝卜塞过来:“这个甜,霜打过的。”回家切成滚刀块炖排骨,汤汁渐渐染上淡淡的粉,萝卜吸饱了肉汁却还保持着形状,筷子一夹就断开,断面像绽开的棉花。

最难忘的是童年发烧那晚,外婆用瓷碗扣着蒸萝卜给我吃。碗底凝着水珠,萝卜蒸得近乎透明,撒几粒粗盐就甜得醉人。她一边用勺子碾碎萝卜喂我,一边念叨:“萝卜汤,赛参汤。”月光从窗棂漏进来,照得碗里的萝卜像会发光。后来在城里吃过雕花的萝卜盏,精致得让人舍不得下筷,却再找不到那种混着灶火气的朴实甜味。

去年冬天在北海道,看见农妇把刚挖的萝卜堆在雪地里,白萝卜衬着白雪,竟分不清是食物哪是风景。我蹲下来摸了摸,萝卜表皮凉得像冰,内里却温润如玉。突然想起外婆的话:好萝卜都是带着地温的。那些被我们随手丢掉的萝卜缨子,其实焯水拌香油也是一道好菜,带着淡淡的苦香,像生活的另一种滋味。

萝卜从泥土到餐桌的旅程,藏着中国人最朴素的生存智慧。它不像白菜那样娇贵,也不似土豆般沉默,总是用最清甜的本味化解油腻,用最爽的口感唤醒味蕾。外婆走后,菜园渐渐荒了,但每当我看见雪地里冒出的萝卜缨子,就仿佛听见她蹲在垄沟边哼的小调:“萝卜青,萝卜白,青白相间好过冬……”

文/钟芳

征文

湖湘地理“行读”栏目征稿

湖南是一本大书,这本书足够精彩、足够浪漫。山川湖海,乡野村坊,人物风土,是辽阔高远,也是神秘幽微。每一页,都值得我们细细阅读。湖湘地理特别开设读版,诚邀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,用脚步阅读湖南,用行走探索新知。形成“徒步”攻略,让更多人分享你的喜悦。远方有我们知道的,也有我们不知道的,WALK一下,我们的肉身也就离灵魂越近。

这个栏目有点“攻略”的意思,但也不全是攻略。新奇、有趣、够野,“最湖南”。文字(2000-3000字)+美图、美图、美图(重要的事情说三遍),请投xxcbhxdl@qq.com,我们择优选用带美图优质文字稿件。

行读湖南,即刻出发。

你与长沙老街的故事

我们生活在不同的街巷里,那里有最城市的味道,也有最市井的生活。

那里的人,那里的物,那里的气息是什么样子的?它和你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?

无论是长沙老街小巷的地名探究、风物变迁,或者街巷鲜活人物写照,只要是你与老街小巷的故事,又摸得上地理的边,都请热情地用文字告诉湖湘地理君吧。关于美食往事的征文也在继续。我们欢迎您的来稿,我们择优刊发(如果真的太优秀,我们会为你设专栏连载),我们也会给一点稿费,意思一下。

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文章够有意思,请发稿件到邮箱xxcbhxdl@qq.com。